

烟火深处故乡情

门长河烟

岁末思乡时,难舍是情深。就让烟火寄去我对故乡的深切思念,祝愿来年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!

时间如流沙般不经意间悄悄溜走,恍惚中一年光景又即将过去。这几天,大街小巷突然多了许多摆摊卖年货的人。无论是红色如火的对联、满是喜气团圆的灯笼、还是如爆竹一般娇俏可爱的盆栽花朵,都仿若春节序曲般将欢乐的气氛一次次地推向极致。空气中,弥漫着的烟火味道和鞭炮清脆的声响混在一起,更是处处彰显着年的喜庆,让忙碌中的人们充满了无限的期待。

又是一年新春时,作为一个远离故乡的游子,心里除了对年的欣喜期盼,还夹杂着对故乡的深切依恋,一种淡淡的通常被称为“乡愁”的情愫。

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东北度过的,每年一过腊月廿三,在高校当教师的

父母就会带我去祖辈家过年。由于他们住在同一个小镇上,我也因此比其他同龄人对故乡的年味有了更深刻的体会。

小镇虽有近百年的历史,但由于平时多数年轻人为了生计外出打工,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在家,所以显得非常安静。只有每当过年的时候,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奔回家中,这里才变得活脱起来,宛若一首原本节奏舒缓的轻音乐骤然被人调整了调门,瞬间变成了欢快的交响乐。

那些年,每当腊月二十过后,小镇就成了一个天然的大街市,由南到北摊位相连。购物的人络绎不绝,叫卖声此起彼伏,到处都是那般的欢喜。

尽管现在看来,那些是最寻常不过的日用百货、吃穿用度和年货。但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,这些却都是那般的珍贵。

走在人群中,不时可以看到一群群调皮的孩子嬉笑着从你的身边掠过。更多的则是提着各种袋子里装得鼓鼓、脸上挂着笑容的人们,还有那

来我往地扣着透明顶棚、装着各色物品的倒骑驴。这繁忙的景象,让人对来年的好日子生出由衷的向往。

大年三十,在大门上贴完对联和福字,在院子里的木杆上挂上迎风飘荡的大红灯笼,小镇就忽然安静了下来,仿佛被人按下了静音键。原本热闹的街上,此时再也见不到任何人影。

然而,各家紧闭的房间里却是另一番景象,人们围坐在烧得热热的炕头上,边开开心心地聊天边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上的团年饭,似乎在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热闹暗中较劲儿。

真正的热闹是从除夕晚上吃完团年饭开始的,此时吃饱喝足、头上戴着帽子、身上裹着厚棉衣的人们纷纷走出屋子来到院里。在透过院墙热情地和左邻右舍打招呼后,便争先恐后地用欢笑和喧闹送走过去的一年,迎来崭新的时刻。爆竹的火光映照在人们的脸上,那般美好幸福。

岁末思乡时,难舍是情深。就让烟火寄去我对故乡的深切思念,祝愿来年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!

王者归来

潘江涛

上善若水,厚德载物。有敦厚之德性,才能化育和呵护万物,反过来,也被万物化育和呵护。

年少读《水浒传》,最佩服的是武松和黑旋风。

武松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,那紧张激烈的打虎场面,与儿歌“一二三四五,上山打老虎,大异其趣;黑旋风李逵的名头虽没武松响亮,但他在沂岭怒杀4只斑斓大虫,也是豪气冲天、风头尽显的。

大虫,哉,老虎也。2022,农历壬寅年,生肖属虎。

虎的先祖是中国华南虎,起源于地质年代的第三纪。它威猛无比,是杰出的短跑健将,爆发力可达每小时80公里,瞬间即可扑杀大型食草动物,善于跳跃,一纵跨度5至7米,高达2米,嗅觉特别灵敏,加上那条粗壮有力的尾巴,既是防御武器,又能给攻击目标以致命一击。《风俗通义·祀典》甚至说:虎者,阳物,百兽之长也,能执搏挫锐,噬食鬼魅。

龙生云,虎生风。《周·乾》国人崇尚威武,深爱老虎的威武和力量,故把勇猛的战将称作虎将,关、张、赵、马、黄是三国时期的“五虎上将”。乃至将门虎子、虎女,连调兵的信物也叫虎符。

坊间还喜欢把虎画悬挂在中堂,即便没有中堂,也要将它张贴于正对大门的墙壁上,驱魔镇邪。至于虎头帽、虎头鞋、虎头枕等,更是平头百姓的日常物件。

老虎称雄山野,昼伏夜出,偶尔遇到人类,也会主动回避。倘若伤人,必有原因:一是生病或受伤,特别是被人打伤之后,会变得凶猛十倍,不置来犯者于死地,决不罢休,故有“老虎屁股摸不得”之说;二是饥不择食,来者皆捕;三是保护幼仔,哺乳期母虎尤其警觉凶猛。

老虎处于食物链的顶端,一头成年老虎一个晚上可啃食30公斤左右的肉食。因此,一只老虎要想存活下来,至少得有一大群中型食草动物为食物链。

然而,自从人类成为地球的统治者之后,一个原本万物共生的生态循环链被人为折断,人与其它所有动植物割裂成对立的两极关系。于是,老虎成了“恶兽”的代名词。

难怪,成语“谈虎色变”,“虎视眈

眈”为虎作伥,“虎口余生”,俗语“坐山观虎斗”,“伴君如伴虎”,山中无老虎,“猴子称大王”,等等,皆指虎的凶残本性。不过,在历代笔记中,老虎还有另外的形象。

清人张潮辑录的《虞初新志》说,有一个樵夫,不慎失足于虎穴。老虎在分饲小虎的同时,竟给他分食了一些麋肉,后来又驮着他回家。为了报恩,樵夫在虎被猎人擒捕之后,便也以死请命。

韩孝子千里寻父,途中遇到老虎,就躺倒装死,老虎不吃死尸,去闻他的鼻子还出不出气?韩孝子使劲憋住,不料虎须扎进鼻孔,突然打个大喷嚏,竟把老虎吓跑,以为人要吃它哩!

鲁奖得主、浙江省作协副主席陆春祥一直致力于历代经典笔记的阅读与写作,其《笔记中的动物》涉及老虎的有3篇,其中《拍马屁的老虎》最是耐人寻味。

俗话说,一山难容二虎。但老虎要拍的对象并非同类,而是传说中的猛兽“蛟”。《尔雅·释畜》说:蛟如马,偃牙,食虎豹。

陆春祥古事今鉴,由物映人,善意针砭:故事终究是故事,但这只善于拍马屁的老虎在马屁辞典中确实算得上经典,尽管它因为拍马屁而送了性命,所以我宁愿将它看作是真有其事。人间的马屁可以拍出各种各样的水平,老虎或动物界为什么就不可以甚至超过呢?!

笔记虽野,却是正史的折射镜,真实、去伪、不装,往往趣味横生。

马屁拍到了马腿,可笑亦可可怜。不过,大文豪韩愈却看到了老虎的软弱无助:谁言猛虎恶,中路正悲啼。豹来衔其尾,熊来攫其颐。猛虎死不辞,但渐前所为。虎坐无助死,况如汝细微。而我平生所见,老虎亦多被关在人类为其特制的“监狱”里,有的是铁笼子,有的是水泥池,有的一

座偌大的山丘,早已威风扫地。

哈尔滨建有“东北虎林园”,占地面积144公顷,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集散放、科研、饲养、观赏为一体的饲养繁育保护基地。

若去观光,还得换乘一辆酷似囚车的中巴车,车窗敞亮,外头焊着一根根粗粗的铁条。透过车窗,漫天衰草之中,影影绰绰闪过一些黄褐色的身影,它们机警而敏捷地向外觊觎;或是独往独来,堂皇地漫步土路,像个目空一切的巡视官,更多的老虎,则散卧于各自的领地沉思默想,面相狡黠阴险。

漫漫林海,曾是东北虎的乐园。它之所以背井离乡,迁往俄罗斯远东地区,缘于“两场浩劫”:一是日本帝国侵华时的森林滥伐,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支援内地建设的林木采伐。

东北虎林园创办于1986年。放虎归山,乃建国初衷和最终梦想,也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。

目标高远,实现艰难。中国政府孜孜矻矻,连年投入巨资,天然林保护工程和“清除套子”专项整治行动双管齐下,使得马鹿、梅花鹿、野猪、狍子等种群快速恢复,也为东北虎回归储备猎物、开辟绿色通道。

动物是人类共生共栖的朋友,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。2021年第10期《绿色中国》杂志亦说:东北已经是至少55只野生东北虎的家园,而且未来能够支撑300只野生东北虎的生存。

东北虎属中国一级保护动物,且是濒危野生动物,其迁移、定居最能反映东北地区生态系统的整体状况。

2021年10月12日,习近平主席在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(COP15)领导人峰会上宣布,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、大熊猫、东北虎豹等第一批国家公园,涵盖近30%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。其中,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跨吉林、黑龙江两省,与俄罗斯、朝鲜毗邻,保护面积1.41万平方公里。

上善若水,厚德载物。有敦厚之德性,才能化育和呵护万物,反过来,也被万物化育和呵护。

中国有幸,王者有幸!

站在2022的门槛

(外一首)

贾光华

我们已经忘却了时光的标记脚步,只是转动春夏秋冬的磨盘,在这个繁忙的小城,江河湖海都可剥落成晨曦和雾晚。

日子如云,标记着刻度、信仰。那些曾经和过往,已经干瘪,只剩了一坛酒缸。

我都已经忘记,我还能生长热烈的渴望,因为你的突然和真实的到来,瞬间,充盈了我的皮囊!

围坐

围坐,燃起篝火。我们说着旧年的故事,唱起新年的歌。天空已经皎洁,今日和昨日没有区别。小酒,可以诉说心事。

想起兄长已经走远,否则,我们都可以一起跨过。谈到我们没有远航,还有一个梦想,却依然青涩。

小溪、流水、青山、池塘,依然可以忆起儿时的思量,只是,我们都已经唱老,人也换了模样。午夜,年就潜伏和窥探,犹如老农的扁担。

大寒一只鸟飞进办公室

朱礼卓

今日大寒,早晨,我打开办公室,一只鸟儿跟着飞进来,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的鸟,红色的嘴,黄绿相间的羽毛。

鸟儿停在窗框上,我友好地向她打招呼,鸟儿欢快地扑扇翅膀,盘旋舞蹈,把桌上的书逗得哗哗响。

鸟儿飞出窗外,我跟着鸟儿飞出窗外,看春燕啄春泥,看疏柳映新塘,看夹岸桃花蘸水开。

鸟儿在天空起舞,我跟着鸟儿在天空起舞,鸟儿在天空歌唱,我和着鸟儿在天空歌唱:来吧,朋友!来吧,朋友!飞向广阔的田野,飞向茂密的森林,飞向无边无际的天空,迎接春暖花开,迎接明媚的阳光。